

西昌變色風雲

蔣治平

(本文插圖刊第六頁)

抗戰時期佈的棋子

中國大陸變色之前，以西昌大本營為基地支援策應川滇戰局，那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八月，戡亂局勢逆轉，戰火已由中原迫向西南，蔣公中正為鞏固西南根據地，而考慮運用早在民國二十八年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時，即已佈下的這顆棋子。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蔣公由廣州飛抵重慶，二十九日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召集川康滇黔各省主席與川陝甘及川鄂湘各邊區將領開會，檢討各方情勢，決定作戰部署。雲南省主席盧漢未到會，顯示雲南情勢不穩。

這時西昌警備總司令賀國光將軍（兼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奉命抵渝述職，蔣公會數度約見，垂詢西南局勢。賀國光將軍曾密呈川康政情，外弛內張，建議對可能發生之變故，預為防範，並主張「國軍轉守岷江延伸至雲南之線，以雅安、西昌、會理為後方基地，派重兵駐守雲南，負固西南邊區，國事仍大有可為。」

賀國光曾任蔣委員長南昌行營參謀長，民國

二十四年率參謀團入川，當時中央對川康重大問題之處理，多由賀氏負責協調，故此項建言，甚獲重視。同時，中央另獲可靠情報，除雲南盧漢態度曖昧外，尚有四川之熊克武與西康之劉文輝勾結共黨密謀不軌。

西昌既將成為西南抗共之主要基地，但西昌警備總部當時所能掌握運用之部隊，僅有直轄警備團二個營，及靖邊部之一個靖邊團而已。故增強武力、強化戰鬥部署，乃是最急切的任務。

西昌警總所屬警備團原為三種編制，只有步兵二營，臨時擴充為三營，並由重慶空運補給武器彈藥。在野戰部隊方面，則由胡宗南部自陝南抽調一部份兵力，責成兵團司令裴昌會率領，循川陝公路秘密向西康開拔。另由第一軍自重慶空運一個團先遣部隊前往西昌，惟因天候及通訊等問題未能配合，故僅有六個連空運到達。又為免引起對方注意，胡部先遣部隊係由第一師師長化名朱光祖團長率領，以當時情況而言，這種保护措施，是有必要的。

蔣公在渝決定政治解決雲南問題，及改革川康人事之方針後，於九月廿二日離渝飛昆明親訪

盧漢，以堅定盧漢抗共之信心，並清除昆明潛伏共謀。盧漢曾於九月六日赴渝向蔣公剖析苦衷，矢述精誠，並於十日解散雲南省參議會，逮捕共謀反動份子。蔣公在盧宅約見中央在滇之重要將領後，當日下午離昆明飛廣州。

華南戰事逆轉，西南局勢不久即告惡化，李宗仁於十一月一日由重慶飛昆明，逗留數日轉往桂林，旋稱病赴港轉美，一走了之。昆明自李宗仁去過後，陷入混亂狀態，同時貴陽告急，川東陷落，重慶垂危，於是蔣公在各方函電敦促聲中於十一月十四日再度自臺北飛抵重慶坐鎮，以挽危局。甫下機，在歡迎之人羣中吩咐賀國光速返西昌防地，可見西昌支援策應川滇作戰之重要性一天天增加。

賀國光不會做降將

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重慶陷落，行政院已遷到成都辦公，整個四川境內已是兵荒馬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然而西昌却出現暴風雨前夕一樣平靜，市區安堵如恒。惟這種情況僅維持了一週，十二月九日，西昌市面即已盛傳劉文輝在蓉

不穩。賀國光當晚在行轅官邸約見了寧屬屯墾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曹良璧，囑往晤一三六師師長伍培英（劉文輝的女婿）探聽真相。不久，曹歸來報告：伍培英確已收到了劉文輝的電報：「我與晉康（鄧錫侯）於佳日通電擁護人民政府毛主席、朱總司令。」伍培英並於九日晚間邀集了當地的軍政首長及地方士紳開緊急會議，會後即推曹良璧將劉文輝來電抄送賀國光一份，盼望賀表明態度。

翌日，賀國光接見了當地的士紳，他表示：「我不會做投降將軍。」這句話堅定了靖邊司令孫仿擁護中央的信心。十一日下午，伍培英曾經單獨邀請孫仿談話三次，在這三次歷史性的談話中，孫仿未發一言，伍自知得不到孫的合作，要「和平解放西昌」是不可能的，於是一場激烈的戰鬥，當晚即告展開。

當時伍培英的實力號稱一師之衆，但實際上只有一個團、兩個特務連及一個軍士大隊分駐西昌城區及郊外，另一個團分駐富林、禮州等地。而西昌警總的兵力，計有警備團一營駐紮城區，二連駐瑤山，二連駐新村，胡部朱團一營駐機場，二連駐新村，可說城區是伍部佔優勢，但伍的作戰構想是將主力撤往禮州會合其他部隊再圖反攻，迫訂城下之盟。賀國光當機立斷，迅即下令攻擊，就在城郊至機場以迄濠沽途中，經三小時激戰，將叛軍擊潰，計俘虜七百餘人，槍砲輜重若干，伍培英本人只帶了六十餘名衛隊向漢源、雅安方向逃竄。是役警總參謀長程冠珊策劃協調頗力，靖邊部夷務部隊在中途拆毀橋樑，截斷交通

，亦有相當貢獻。在昆明方面，盧漢亦係於十二月九日採取行動。是日，西南軍政長官張羣偕第六編練司令兼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九兵團司令兼廿六軍軍長余程萬、第九十三軍軍長龍澤濤等由蓉飛昆被扣留；同時，盧漢除一面致電劉文輝，要劉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蔣公，戴罪圖功，一面致電賀國光，勸賀「起義」靠攏。審察當時情勢，西昌與成都、昆明同處於極危險之境地。

中樞指揮消弭政變

早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西昌因地緣關係，曾被蔣公選為處理昆明問題的基地，當時因這件事的敏感性頗高，未見披露，故鮮爲人知。

蔣公於抗戰甫告勝利曾赴西昌巡視，曾在那裏就近指揮滇境國軍杜聿明部；在兵不血刃的原則下，阻止了龍雲早期的叛國活動。

龍雲在抗戰期間割據稱雄，藐視中央政令，利用滇越鐵路走私販毒，破壞國策，爲所欲爲。

日本投降，戰事結束，中央儲存滇境之美援裝備與軍經物資甚夥，龍雲竟策劃強行劫奪，以擴充武力與中共合謀叛亂。中央據報乃下令改組雲南省政府，撤銷昆明行營，調龍雲爲軍事參議院院長，這一切乃由軍統局長戴雨農往返重慶、西昌、昆明傳達蔣公指示，而使禍亂消弭於無形，也斬斷了中共早期伸向雲南的魔掌。

盧漢接掌滇政後，初期尚能聽從中央的命令，對安定滇局，發生了一些作用；但不久中共擴大叛亂，滇軍在東北作戰失利，盧濬泉軍長（盧漢的叔父）被俘，曾澤生和潘朔端兩師長投共，

而龍雲也於民國三十七年突然離開南京跑到香港，使雲南局勢發生了極大的震盪，盧漢對國家的忠誠也隨着局勢的演變而改變。

三十八年九月至十二月，在此三個月期間，盧漢的態度反覆多變，起初拒絕出席西南軍政首長會議，繼而又表示要做蔣公的「孤臣孽子」，但最後還是演出十二月九日通電降共的一幕。

省府改組稱心之作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行政院會通過西康省政府改組，任命賀國光爲主席。賀氏當即在西昌成立新西康省政府，將原有民、財、建、教四廳併爲兩個處，田糧、保安亦設爲兩處；另設秘書長一、省府委員九，組織可謂精簡，據稱是爲了配合戰時需要，一方面爲提高行政效率，一方面爲節省人力財力之故。以上組織及人事任命經行政院十二月廿四日院會認可。

賀氏於民國三十九年元旦就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在就職典禮中發表講詞，略謂他自二十四年率參謀團入川起，服務川康已逾十五載，尤其在最近五年當中，未嘗離開康省，可以說西康就等於他的第二故鄉，此次奉命兼主省政，自當格外致力，以達成平生之願望；不過國事艱難，民生日蹙，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們只有斟酌目前事實的需要，根據「一切爲人民」的原則，提出治康要旨四項以與全康各界及父老人民共同商榷。

(一)團結第一：團結就是真實力量的表現，也就是思想信仰的集中。本人認定今日西康的治理途徑，若不從團結全省民衆，在地無分界域，人

不分種族宗教，社會不分黨派階層之下，大家團結起來，是不難應付這當前的艱鉅和求得人民的安定的。所以本人極端希望各地方各民族各黨派，乃至社會各階層，都能集中意志，齊一步伐，協助政府，來推動一切的庶政。換句話說，就是要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漢夷香藏以及各民族聯成爲一家；同時我們絕不要只重視表面和形式上的團結，而一定要做到精誠和意志上的團結，共生死，同禍福，這才是團結的真義。

(二)安定第一：一個地方如不先求安定是絕對談不到政治的推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本省當前的急務，就是鞏固治安，我們一定要達成肅清盜匪的任務，然後才能得到閭閻的安定，因此鄉保自衛組織，以及保安團隊、警察等需要切實整補，充實其力量。至於地方原有的各部武力，更須通盤調整，統一指揮，才能求得永久的安定。務望大家認清民族國家的大義，振作精神，埋頭苦幹，各守崗位，共濟艱危，共同負起自衛自保的責任。

(三)政治民主化：此次省府改組後的方針，爲的是要能構成一個民主的政府，那麼我們的政治目標，自然就要以政治民主化爲歸趨。如何達到這個理想呢？我認爲第一要尊重議會的職權，慎重人民代表的選舉，使其確能表達人民的真意，以供政府採擇施行。第二要盡量引用地方人才，爲人民興利除弊，造福鄉梓。第三要採行人民監察制度，配合政府的考核，來澄清吏治，革新庶政。

(四)經濟平等化：康省的經濟狀況，以地域而

言，寧屬氣候溫和，土壤肥沃，素以農業聞名，礦產含量亦最豐，可以說，無不應有盡有；康屬多爲高原澗谷，其最大的經濟價值，歷以畜牧爲主，農業爲副；雅屬之農礦各業，亦不亞於各屬。估計全西康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屬於農牧兩業，生活雖比較艱苦，而貧富階級並不顯著。所以本省要使經濟平等化，只須按照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原則，再參考本省的實際情形，使廣大人民都能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即可達成目的。

一種表面看去是柔和，而實際堅毅的政策，使一羣躍躍欲試，而且已經在響應劉文輝投共通電上列下了芳名的人，愕然「落水」了，這是賀國光的稱心之作。然而就爲了這種運用，賀氏幾乎遭到不白之冤。當西康省政府的招牌，從康定搬到了西昌，想做政務官的，自然大有人在，如果眞的論功行賞，其中必有一二人自問有資格輪得到。然而一張名單開出來，竟不是自己陣營裏的功臣，而是數天前處心積慮如何驅逐我們，甚至消滅我們的一批狐羣狗黨。功臣們不免竊竊私議，接着臺北詢問的電報及時去了：「報來省委，究屬何許人？」（按秘書長曹良璧，民、財、長袁品文、保安處長王子先，田糧處長賴炳權等均爲劉文輝之舊屬）殊不知其後西康南部三個月的小康局面，就得力於這一批不見經傳，而在忠奸順逆的十字路口作了英勇抉擇的人。

寧遠日報孤軍奮鬥

二十八年年初，武漢會戰已告一段落，統帥部進駐陪都重慶，中央爲調整西南軍政協調指揮系

統，撤消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另設成都及西昌行轅，以承襲重慶行營之職權與功能。成都行轅以賀國光爲主任，西昌行轅以張篤倫爲主任。張氏履任前曾向蔣公請示機宜，蔣公告以邊區交通阻隔，訊息傳遞困難，西昌行轅除應積極開發交通外，似可籌辦一報紙，並命名爲「寧遠日報」何如？

七年後，即三十四年十月，蔣公偕夫人飛蒞西昌巡視，閱報頗表欣慰。蔣公駐節期間，張氏曾叮囑編輯部同仁要特別注意編校，切勿有何疏忽與錯誤。

寧遠日報之組織與人事，第一任社長張篤倫，第二任社長賀國光，行轅政治部主任張敦品爲發行人，副主任陸寶和、王道平先後爲副社長。筆者於三十二年二月由昆明前往該報服務，初任主筆，翌年改任總編輯。編輯部同仁計有資深編輯邊延文、施卓人、萬元龍、劉行方、曹章麟、魯速、王文範等，及主筆費克鳳、經理吳魯仲，均曾貢獻智慧與辛勞，共同致力報社業務之發展。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賀國光自西昌電呈臺北國民黨總裁蔣公，大意說：寧屬緝殺西南，爲川康滇三省邊區要地，今更爲我政府大陸上之軍事重心，將來反攻之根據地。西昌行轅成立之初，主任張篤倫遵奉鈞命，籌辦寧遠日報，並經前軍事委員會核列編制預算，該報得以順利發行；迨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寧遠日報奉命裁撤，經費全被刪除，斯時職已奉調來昌，爲顧及事實上之需要，乃多方設法籌款，勉強維持，以迄於今，現該報已成爲本黨大陸上的唯一報紙。茲爲揭

發中共暴行，啓導人民抗蘇反共意識，配合政府軍事反攻計，該報實有加強之急切需要，用特電懇准予補充必要之人力與經費，俾利繼續發行。回憶當時西南局勢，重慶於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失守，昆明、成都相繼於一週後陷落，所有大陸各大城市之報刊，均已落入了中共的魔掌。昆明平民日報雖於十二月十一日復刊，但已作了中共的應聲蟲，不復是自由報紙了。

寧遠日報創刊於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迄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廿六日印出最後一張報紙，共計發行三千七百五十五號，初為四開，勝利後擴充為對開一大張，發行至西康全省及川康滇邊區。由於物質條件非常缺乏，人才不易羅致，而西昌既無中央通訊分社，又無印刷及造紙廠，新聞來源、紙張供應，以及印刷等均成問題。尤其自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報社奉命裁撤後，經費無着，此中苦況難以言宣，邊區報紙，廣告收入甚少，報費亦不足以支付紙張與印刷費用，所有員工薪津全靠行轅及政治部設法補助，幾年下來，各方均有不勝負荷之苦；一日，印刷廠技術工人因要求加薪鬧情緒，揚言不幹了要回成都去，我當即向行轅賀主任據實以告，賀氏嘆了一口氣：「唉，我們要哭都不得痛嘴啊！」按當時一個排字工人的薪津，相當於三個士兵的糧餉，實在是難以挹注支援。

然而，報社同仁雖長年累月、日以繼夜的工作，備極辛勞，有時却也有令人欣慰的一面。當中央各機關組成「川康考察團」蒞昌考察時說：「在此邊區，有如此水準之報章雜誌，較諸重慶

各報刊，並無遜色。」大家聽了似都在內心浮起了無限的慰藉。

寧遠日報發行人張敦品，實際就是該報的創辦人，從羅致各種人才，購置機器設備，以及設置電臺抄收中外新聞電稿，無不躬與督導規劃，以促其成。張氏為人敦厚，而精明幹練，才氣縱橫，堪稱邊區文化拓荒的先驅，亦政治之長才。除寧遠日報外，還創辦一系列文化事業，如青年書店、寧遠印刷公司、寧遠劇團及新寧遠月刊等，對提高邊疆教育文化水準，貢獻良多。惜天不假年，於三十六年春因公由昌飛渝撞山遇難，其袍澤與親友驚聞噩耗，無不痛悼不已。

寧遠日報發行之宗旨，主要在傳播新知，啓迪民智，宣揚政令，強調國家民族思想，以凝聚各方力量，增強對政府的向心力，共赴國難。對中共的思想作戰，更列為優先任務，無論在抗戰或戡亂期間，中共在邊區的滲透顛覆活動一直積極進行，三十五年鹽源縣議會某副議長逝世，其公祭靈堂竟出現：「九泉如遇孫總理，莫談勝利未收兵」之輓聯，可見中共當時利用「反戰」宣傳，阻撓國軍接收，無所不用其極，寧遠日報立即予以揭發，喚起社會注意。

劉文輝不惜重資維持的西方日報及新康日報，是寧遠日報論爭的對象。三十四年秋劉由雅安到西昌巡視，多次演講強調地方主義之謬論，我曾撰「迎劉主席南巡有感」之社評，申論應以國家統一領導為重。翌日，行轅張主任約談，告以邊區環境險惡，舉冷杰生事件為例，（冷氏為西康省民政廳長，於三十一年出席寧屬行政會議，力

主澄清吏治，禁絕煙土以轉移社會風氣，不久，於是年五月二十五日返里途中，被刺於溫江之公平場。）囑為文要避免引起無謂之疑竇，應注意個人之安全，語出至誠，深以為感。嗣西昌行轅擬定開發川康滇邊區經濟計劃，透過寧遠日報宣傳溝通，而西方日報則發表「論川康滇邊區建設」的社評，大談行政系統之不可分，意指三省邊區之經濟建設，應由各省循行政系統規劃實施。其言論之針鋒相對，於此可見一斑。

西南戡亂最後一戰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至三十九年三月，為時約四個月的西昌保衛戰，是西南戡亂最後的一役。蔣公在西昌的部署，始於民國二十八年西昌行轅的設立，那是一個遠程戰略佈局。由於西昌扼川康滇三省邊區之要衝，阻斷了龍雲、劉文輝等軍閥餘孽相互勾結割據稱雄，而穩定了西南政局，鞏固了抗戰陣營。這與蜀漢諸葛武侯為謀北伐中原，而先安定南疆的雄圖遠略如出一轍，在歷史上是先後媲美的。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抗戰甫告結束，蔣公特派久歷中樞要職的賀國光（軍委會辦公廳主任，遺缺由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接任）到西昌坐鎮，則是另一階段的遠程戰略佈局。翌年，賀國光屆退役之年，依例不能續任，蔣公在廬山牯嶺召見，特准延後。迨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月，蔣公兩度蒞渝挽救危局，盧漢拒不與會，劉文輝、鄧錫侯避不見面，而賀氏則密呈「國軍可轉守岷江延仲至雲南之線」的大計。

蔣公民國三十八年到臺灣後，初居高雄壽山，當時曾想赴西昌巡視，因為情況不明，路途困難，曾被左右勸阻；後來移居大溪和草山（陽明山），還是考慮到西昌去長住，並且要以西昌為長期抵抗中共的根據地。當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劉文輝在西昌的部隊被消滅之後，賀國光於十二日傍晚以載波長途電話向蔣公報告戰果，蔣公慰勉有加，並告以「我還要來西昌。」

不久，成都失守，胡宗南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輾轉由海南島飛抵西昌，會同賀國光重建西南長期抗共的據點。閱一月，蔣公派今總統經國先生持親筆函飛西昌慰勞：「元靖吾兄主席，茲派經國來寧（指西昌）慰勞，並面達一切，望予詳談為荷，順頌時祺，中正手啓一月二十八日。」經國先生曾分別與胡、賀兩將軍會談，認為成都已失，從四川通往西康的大道無法使用，而且西昌地區多山，平地不多，糧食供應不易，不可能維持大軍，而且對外交通亦極不便，政府設置於此，定有困難，蔣公西昌之行遂罷。

此時中共係由劉伯承統軍向西南進迫，劉會喊出：「軍事解決四川」、「政治解決雲南」、「和平解決西康」的口號，很快便導出了劉文輝的率部叛變，和盧漢的致函賀國光誘降，但賀氏未為所動。

中共「兵不血刃」的詭謀未能奏效，於是訴諸武力，計有賀龍所屬的一個軍，分由樂西路上的黃木廠、雅富路上的漢源，兩路向南推進。來自南面的劉伯承和陳賡的兩個軍，聯合龍純曾、高槐等土共約八千人，於越過金沙江後，也分由

寧南、會理北進；西南面的土共朱家壁約萬人，則流竄於兩鹽一帶，牽制諸葛世槐的民團；情勢非常明顯，中共對那會經政府正式宣佈為軍事大本營的西昌，一定志在必得。

西昌經過三個月的積極經營，防務已告強化。國軍從川西突圍來到西昌的官兵，已陸續整編完成，顧葆裕、劉孟廉、胡長青等軍長重新參加了部隊的整訓工作。靖邊部隊及民團亦已調整充實，如張玉麟部之擴編為師，鄧德亮部之擴編為縱隊，戰力均較前有所增強，沈煥章專員更代表西南長官部深入木里土司地區建立游擊基地，尤其難得的是西昌幹訓團，招訓數以千計的邊區青年，灌輸了可貴的抗蘇反共的新知識，成為從新建軍的基幹。這一點當歸功於黃埔一期周士冕的勤勞苦幹。周會做過軍長、補給司令，但到達西昌後，身穿一套破棉軍服，逢人說話，到處宣傳，為胡宗南招來了一羣陌生的青年，宛若在陝西辦軍校七分校那樣的豪氣干雲。由海南島運來的一百架次飛機軍火及軍需物資，按預定時間運到，這對鼓舞士氣、增強戰力發生了很大的效果。同時，寧南大捷，張桐蓀率部來歸，康定光復，田中田克奏膚功，寧屬的形勢大為好轉。

賀國光自得劉文輝的寶座後，曾呼籲反共反劉人士，與他攜起手來，一時山鳴谷應，風起雲湧，如富林羊仁安向與劉文輝搞不好，不管劉委他做什麼，他總是托詞不就，但當賀國光促他出任省長時，便立刻覆覆：「祇以匪亂方殷，期許情切，敢不竭盡駑鈍，以圖報效。」並於三月初親偕前四川都督尹昌衡，到他多年不去的西

昌，因這時由川省逃出的反共英雄，多已聚會在這裏。在這些愛國志士中，做國大代表的有周瑞麟、伍韜（道遠）、萬騰蛟，做行政專員及高級軍職的有陳永壽、謝崇階；尤其六十七歲的唐式遵，更是老當益壯，扶病由川西步行到西昌，他們都是游擊隊的領袖，唐氏所轄游擊縱隊，達六個軍之多，人數在五萬以上，他亟盼中央能委他為四川省的主席，據他說：「我並不是想求名義，因為要這樣，我才好號召呀！」西昌撤退的前一天，唐式遵抱恙尚未康復，有人勸他去臺灣，並將他的名字列入飛機名冊，但他堅決的拒絕了，旋將賀國光送給他的醫藥和金錢打入背包，步行返川，去從事他決心進行的游擊戰。

漢夷抗敵英勇壯烈

西昌之戰值得大書特書的，除前述各節外，還有以下三點：

(一) 羊仁安以七十高齡親自命駕西昌，孫子汶調動夷兵毫無難色，蘇少章力竭聲嘶苦戰金沙江，諸葛世槐不惜拚全力阻擋朱家壁，可說寧屬各地的漢夷領導者，無一人不抱着為民主中國寫光榮歷史的心懷。

(二) 胡宗南、賀國光總部撤守之日，胡宗南部參謀長羅列（來臺後升任陸軍總司令、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偕同周士冕、李猶龍等高級將領隨部隊轉進山區，繼續奮鬥。

(三) 大陸戡亂之戰，由東北的長春，到西南的西昌，相去萬里，為時數年，其間激昂慷慨，可歌可泣的故事，固曾屢有所聞，但西昌之戰，當

地的漢夷人民，竟無一人插白旗，胡長青軍長、邱純川團長等多位將領英勇殉職，可謂罕見。地方秩序維持到最後一秒鐘，依然相安如堵。

悠悠歲月，西昌大營時代結束，忽忽已屆三十有五年了。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在此一個世代的時間裏，整個世界發生了天旋地轉的改

變，而大陸沉淪，銅駝荆棘，更令人不勝歷史興亡之嘆！今日大陸河山依舊，但人事已非，最難堪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備受中共之摧殘蹂躪，人民水深火熱，幾至萬劫不復。然而檢討歷史得失，必有其因，設使當年西昌的備戰工作能及早完成，西昌能再堅守三個月，支持到民國三十九年

(一九四〇)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則毛澤東內外受敵，大陸形勢必會改觀，而今日中國的歷史，甚至世界的歷史都要改寫了。

本文作者蔣治平先生，為國際共黨問題專家，曾任報社總編輯、總主筆、大專院校教授。

——編者

中外文庫

之四十二

八十回憶錄

戴運軌著三十二開本四百多頁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本書是物理學大師戴運軌教授的精神傑作，要目有：中大、金大、台大與我。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大學生的責任、讀書方法、怎樣改進物理教學、如何研讀高中物理、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中大遷校艱苦談、中大遷校中歷前後等篇，是一部學術生活新穎活潑的參考要籍。定價一二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中外文

史叢書

衛挺生自傳

衛挺生著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玖拾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

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湖北棗陽人，清末考取清華留美，學成返國，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政治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大陸淪陷受聘菲律賓賓大學教授，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翔實生動，要目有：我的早年：冒險進取赴日留學。東瀛奇遇見陳天華。內憂外患東裝返國。赴京趕考公費留美。從密大到哈佛。「中國王孫」挨門賣書。葉公綽的懸賞徵文。南高師的耆宿俊彥。九六公債內幕真相。從政閒話：任立法院財政委員。建議管制發鈔銀行。財部顧問國府主計。任教復旦主經濟系。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會議。重返書生生活：在香港和台灣任教。考證徐福出版專著。日本學者謾罵爭論。菲大三位中國教授。發表中菲關係文章。參加世界立法會議。居美後的研究著述。



西昌變色風雲插圖 (文見26頁)

- ①三十五年六月，西昌行轅主任賀國光與川康滇邊區開發會談官員合影。右四張敦品將軍，右三鄧海泉參謀長，右二本誌發行人時任靖邊司令部參議兼駐京聯絡員。
- ②三十七年五月西康木里土司呈獻坐騎駿馬祝賀蔣中正主席就任首任總統，由賀國光(左四)代表接受。

